



相得乃飞

——读余华《文学或者音乐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这是一部私语般的个人共鸣之书。初读时我不得其意，可转念一想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。每一次翻开书页，都推着我一步步贴近作者的心境，最终活成更通透的自己。而这份收效的前提，从来都是珍视时间、善用时间，与时间从容对话。

《文学或者音乐》藏着两个彼此呼应的核心命题：文学，以及音乐。二者本就是相得益彰的共生体。书里，余华借《山海经》中“蛮蛮”的传说，点透了文本与阅读的联结：未遇同类之时，这名为“蛮蛮”的鸟只生一只眼、单长一只翅，根本无法独自腾空；唯有与另一只“蛮蛮”相拥相合，凑出两只眼、一对翅，方能相携相伴，相得乃飞。直到读到这个传说，我才恍然大悟：读书与写作，何尝不是一场相得乃飞的相遇？

在我眼中，余华本就是位满含哲思的作家。他始终更看重事实的厚度，而非空泛的主观看法。他直言，若写作仅停留在作家一己的浅陋“看法”里，缺了足够的广度与深度，作品的边界、作家的创作空间自然会被牢牢桎梏。可他绝非全盘否定主观表达，反倒暗中抛出了自己对写作的核心“看法”。从福克纳到博尔赫斯，从茨威格到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，再到海明威与罗伯-格里耶，诸位名家的叙事方式与风格总被他反复提及。

受书中内容牵引，我特意找来《白象似的群山》与《嫉妒》细读。循着余华留下的“阅读提示”将完，果真摸到了两部作品的共通处：二者

叙事的精巧内核，全落在对人物隐秘心理过程的精准剖白上。顺着余华的指引，我更确信：文学与音乐的深层联结在于，上乘的文学作品，本就如同一部部各有质感的音乐篇章，文字铺展叙述的过程，恰是旋律缓缓流淌的过程。

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提琴与塞尔金的钢琴相向和鸣，旋律里浸着夕阳的柔光。在叙事的明暗交错之间，作者的思绪如细水长流，飘得辽远，又带着厚重的重量。

灵感似春日里倏然绽出的一朵花，像某个不经意落下的音符，猝然撞进心底。文学与音乐的边界本就时常相融互通：正如同一句话落进不同人眼里，会生出全然不同的意义，同一段旋律飘进不同人耳中，会催生迥异的理解，继而泛起不同的情绪涟漪。但二者的共通内核从未变过：一切创作都要从内心出发。譬如柴可夫斯基，他的音乐从来都是为了安放内心的渴求而作，一生都在调和自我与现实的紧绷关系。真正纯粹的文学创作，同样要从内心启程，与自我对话：或撕扯斗争，或坦然和解，或辗转纠结，或患得患失，或爱恨交织，即便如此，也始终不舍昼夜地向前奔涌，如余音绕梁，久久不散。

余华在书中坦然写道：“作家长时期的写作，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、胆小和犹豫不决；那些被认为应该克服的缺点在我这里常常是应有尽有，而人们颂扬的刚毅、果断和英勇无畏则只能在我虚构的笔下出现。思维的训练将我一步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，从而使我逐渐失去理性的能力，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；而另一方面能力却是茁壮成长，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纽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……”

孤独本是种难得的境界：在无人注目之处，文学的思绪悄然萌发，如错落交织的音符，听得久了自然如痴如醉，反复品咂愈觉余味悠长。

每一本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。唯有沉下心来读得足够深，才能打通思维的盲区，推开认知的窄门，脚步更稳地抵达更远的远方。愿我们都能在文字与旋律中找到那只相合的“蛮蛮”，从此相得乃飞，飞向更辽阔的天地。



每个人都走在哲学的苍穹下

——读周国平散文集《论哲学》

陈连清/文

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，突然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活着？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，却被周国平捕捉下来，写成了一本书——《论哲学》。

何为“我”？“我”的本质，是思考的能力。想通这一点，就握住了认知自我、观照他人的钥匙。

人这一生，思考从未停歇。从柴米油盐到生命本源，从世俗烟火到精神天地，这一切都是“我”鲜活存在的证明。而那些望向天地、叩问灵魂的思考，最能帮助我们看清真正的自己——这是品读《论哲学》带给我的最深启迪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论哲学》全书共八辑，总计二十八万字。初看书名，我原以为这是本晦涩难懂的学术论著，细读才发现，这是一部如老友闲谈般娓娓道来的散文集。我读得慢，历时三个月，越读越觉耐人寻味。

长久以来，我对哲学的认知一直刻板固化。可周国平彻底打破了这种偏见：哲学从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，而是人对世界、人生根本问题的持续思考。他在《哲学的特点》中写道：“世界观、人生观，重在一个‘观’字，‘观’是动词，切莫将它僵化为静态的名词。”哲学的使命，从来不是给出标准答案，而是不断抛出问题，引领我们思考。原来，哲学是一种思考的姿态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许多人觉得哲学高高在上，可周国平却说，哲学本就扎根于烟火人间。书中记录了他观察年幼女儿的趣事：四五岁的孩子仰望流云，追问云的上面是什么，星星之上又是什么，世界的尽头在哪里。童言无忌间，竟触及了宇宙有限与无限、生死轮回的深刻命题。原来，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在哲学的苍穹之下。

对终极命题的思索，形式多样。周国平格外推崇“谈心”。思想若只囿于内心，无人分享，便失去了大半价值。孔子与弟子论道谈心，苏格拉底与人辩思论理——哲学的本源，便是谈心。而真正的交流，必先始于自省：与人谈心之前，先学会与自己对话。

通读全书，所有感悟最终归于两个字——思考。僵化的学问变成动态的思索，静态的名词化作鲜活的行动。正是这份不停歇的思考，印证着“我思故我在”的真谛：思考塑造了独一无二的“我”，而对终极问题的求索，会让灵魂走向丰盈，成为更通透的“我”。

人终日都在思索。一个人精神境界的高低，恰恰取决于他的思考里，留给终极命题的比重。这恰似一汪深潭：潭底沉潜着大鱼，中游汇聚着寻常鱼群，水面只有细碎浮游的小鱼小虾。层次不同，格局便天差地别。

读到这里，我想起温岭市松门镇的义工队伍。队长何荣富在经营企业之余，带领队员长期帮扶孤寡老人、资助西部学子、守护生态环境。他们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万家牵挂，用平凡的善举托举起一个大写的“我”。

周国平说：“常思索宇宙与人生大问题的人，眼界开阔，面对世俗纷扰也多一份超脱。”王尔德说：“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。”当众人沉溺于无谓的纷争时，心怀星辰的人，自会保持清醒与从容。

苏格拉底留下箴言：“未经审视的人生，是不值得度过的。”哲学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人活一世，总要静下心来，想明白活着的道理。

哲学让我看见，那个不断追问的自己，才是真正活着的“我”。愿我们都能在思考中，成为更通透、更丰盈的人。

尘埃历尽，心中有光

——读《尼采传》有感

解伙/文

“上帝死了。”这句振聋发聩的宣言，正是出自德国哲学家尼采之口。这句宣言让世人记住了尼采这个名字，也让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。怀着这份好奇，我读完了邵嘉骥所著的《尼采传》，对这位思想巨匠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。

在西方哲学史上，尼采本身就是一道划破迷雾的光。尼采两岁半才学会说话，自小性情孤僻，却始终懂得自我克制——这份疏离并非全然的性格内向，更像是他对抗平庸、淬炼意志的开端，也是他一生精神光芒的原点。小尼采素来不爱喧闹，总偏爱在静谧角落独处。四岁时，他对自己便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：曾刻意模仿古人，将手放在火上烘烤来磨炼意志力。但凡做错了事，他不会推诿辩解，只会独自躲到角落反思反省，直到想通问题根源才肯释怀。

尼采的人生始终裹挟着浓重的悲剧色彩。1850年1月，年仅36岁的父亲骤然离世；短短数月后，他不满两岁的幼弟早早夭折。在学校里，体质文弱的尼采成了同伴霸凌的对象，课间旁人都在嬉戏玩闹，唯有他独自坐在草地上读书，这幅画面反倒成了同学取笑的由头。

纵观尼采的一生，感情经历全是求而不得的遗憾。他是极致的理想主义者，崇尚纯粹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，这份热烈又澄澈的情感完全超脱世俗认知，注定了他难逃孤独的宿命。1866年夏，尼采在莱比锡观看演出时，对一位美貌女演员心生好感，却始终没有鼓起勇气表露心意。后来他结识了23岁的荷兰姑娘特兰贝，一边满心期盼赢得对方青睐，一边又生怕被人拒绝，斟酌许久寄出告白信，最终还是遭到了回绝。他唯一算得上有过深度情感交集的人，是出身俄国将军家庭的莎乐美：她热爱艺术，在文学、宗教、政治领域都有独到见解，可对尼采仅止于才华欣赏，从未打算把自己的人生交付给常年病痛缠身的尼采。

尼采把所有无处安放的深情与困顿，尽数转化为思想迸发的动力。他的写作生涯最初从写日记起步：在日复一日的自我剖白里，他不断叩问内心，也对周遭世界生出越发通透的认知。文字成了他消解孤独的最好出口，这些留存下来的手记，如今也成了我们走近尼采最核心的一手资料。对尼采思想转折影响最深的人，是哲学家叔本华。自从偶然读到叔本华的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他便彻底迷上了哲学思辨：这本书抽丝剥茧探寻世界本质，字里行间铺展出壮阔的精神图景，直接重塑了尼采的思维方式，让这个聪慧却长期迷茫的年轻人，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处。

尼采为创作倾尽了全部心力，才写出《悲剧的诞生》，可这部作品非但没能获得学界认可，反倒彻底得罪了整个哲学界，还遭到语言学界的集体排斥。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是他思想探索的高峰之作。

世人常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，尼采最终没能跨过这条边界。1889年1月，尼采像往常一样上街闲逛，走到卡尔洛阿尔贝托广场时，撞见一个车夫正挥鞭鞭抽拉车的马。瞥见马匹眼尾的神色，他当即冲上去抱住马脖子，没等站稳就被受惊的马匹狠狠撞在地上，当场晕死过去。等他次日苏醒，精神已经彻底错乱。

即便如此，尼采依然为人类哲学宝库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珍贵遗产，他的思想余热甚至跨过重洋影响了东方。1902年，梁启超首次将尼采的学说引入中国，把他提出的“超人”“重估一切价值”理念，当作革新旧制度的思想参照；王国维最早系统性译介、评述尼采学说，将他的悲剧哲学引入中国文艺美学体系，为中国现代美学注入了全新的西方哲学养分。

尼采终其一生都渴望成为自己理想中的“强者”，这份梦想最终碎于现实，他长期被世俗误解，孤独成了人生常态。可哪怕走投无路、孤立无援，他也从来没有熄灭过自己的思想火种。对于当下深陷人生低谷的现代人来说，尼采的经历给出了最直白的启示：现实境遇或许能困住我们的肉身，却永远禁锢不了自由的思想。只要拥有足够坚韧的意志力，哪怕沉沦尘埃之中，我们也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光。

读狄金森：享她灵魂的自由奔放

沈文军/文

我相信，不少爱诗的读者都读过狄金森的作品——她的诗歌本身，就是一场创作革命。最近读到她的诗选译本《我的灵魂自由奔放》，更让我确信这一点。

长久以来，无论浪漫主义还是象征主义，本质上都属于高度抒情化的写作：要么向对外世界抒怀，要么向内放大、展露心绪，始终落脚于情感与情绪的层面。但狄金森的写作截然不同：她是在探索，在发问，在尝试给出答案，在确认自我的存在。这是一份高度敏锐的理性，亦是一种直抵本质的感性，成就了独属于狄金森、与世上其他诗歌全然异样的风貌。她的诸多创作手法，直到1920年后才被现代主义诗歌奠基人庞德、W.C. 威廉斯等重新发掘、大力倡导。

狄金森生于律师家庭，终身未嫁，深居简出，在孤独中默默笔耕三十载，留下诗作一千八百余首，生前仅公开发表七首。她日常待在温室的书房旁写诗，同时培育异国花卉。1886年她离世后，妹妹拉维妮雅发现了她留存的诗稿，推动其作品陆续出版。1955年，狄金森全集正式问世。如今，她被公认为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先驱，在纽约圣·约翰教堂的“诗人角”，与惠特曼、“美国文学之父”欧文并列被纪念。她的诗歌主题覆盖生命、自然、爱情、真理、死亡等范畴，诗风凝练婉约，意象清新，思想深邃，极具独创性，以独特文风影响世界文坛百余年。

《我的灵魂自由奔放》是狄金森的诗选译本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浙江海宁籍翻译家王佐良译介，全书分为《生活》《爱情》《自然》《时间的永恒》四个章节。

翻开诗集，最先打动我的是这首短诗：“制造一片草原，需要一株三叶草和一只蜜蜂，/一株三叶草，一只蜜蜂/还有白日梦。/白日梦就够了。/假如连蜜蜂也没有。”这首精巧优美的小诗仅五行，排布四个意象，暗藏两处转折，最后一句落笔堪称神来之笔，构架出一首纯粹精妙的意象诗。

另一首则写尽了她的孤傲与坚定：“灵魂选择她自己的伙伴——/然后，关上门——/忠于内心神圣的选择——/不再抛头露面——/不为所动，她看见车辇，停在——/她低矮的门前——/不为所动，即便君王拜倒在/她的裙边——/我了解她，于茫茫人海中——/选择了唯一——/从此心无杂念——/坚如磐石——”这首诗完全向内落笔写“内心发生”，道尽了她的灵魂本就是自己最契合的伙伴。

她对宇宙与死亡的想象，更是令人惊叹。“我看不见路，天堂被缝起——/我感到门柱在闭合——/地球颠倒了两极——/我触摸宇宙——/它接着向后滑，我独自一人——/如球体上的斑点——/在圆周上行走——/听不到半点钟声——”狄金森仅用八行，就为我们铺开了极具张力的戏剧空间与诗性空间。她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拥有这般奇效：“我为美而死，却还不能/适应坟墓——/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/正躺在我的隔壁——/他轻声地问，‘你为何而死？’/‘为了美。’我回答——/‘我，为真理，它们本是一体——/我们，是同胞。’他说——//就这样，像亲人，重逢在夜里——/我们隔墙而谈——/直到青苔爬上我们的嘴唇——/覆盖我们的姓名——”在这首诗里，狄金森往心灵深处搭建舞台、排布场景、铺陈情节，稳稳托举起饱满的诗意。

狄金森的爱情诗亦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篇章。比起那些喋喋不休、浮夸空洞的表白，那些生硬牵强的比附与伪善的故弄玄虚，她的爱情诗显然更赤诚、更热烈，也更动人：“我把自己藏在花里，/它别在你胸口。/你不知道，你瓶看我——/我把自己藏在花里，/它隐在你花瓶，/你不知道，你怜悯我，/几乎孤苦伶仃。”

狄金森是独一无二的，甚至称得上举世罕见。可以说，狄金森的诗本身就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剧场。读狄金森，正是感受她灵魂的自由奔放——那份不被时代束缚、不被世俗定义的彻底自由。读罢掩卷，我忍不住提笔写了一首小诗，致敬这个孤独而自由的灵魂：

致狄金森

让我们继续谈吧——
用破折号
引出你的沉默。

你的沉默藏在一道门后，
门缝里漏出
一粒草籽的重量。

天堂里，
一只鸟踩了踩脚，
喊：“给我活着的理由。”

你低头，写下：
“理由就在
踩脚的那个动作里。”

破折号——
长长地，
划向更深的寂静。